

※忆往事

## 摸螺蛳往事

■王月明

夏季,正是螺蛳最肥美的时节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便不想起下乡插队的那些日子。

当年在乡下时,一日清晨,路过关松伯的屋前,他叫住了我,问道:“小王,螺蛳要吃吗?”我停下脚步,定睛一看,满满的一大提桶大小不一的螺蛳摆在我的面前。我不好意思地说:“你辛辛苦苦从河里捞的,我吃白食过意不去。”关松伯说:“是昨天傍晚在吉良浜藕的,你要吃拿些去,等会儿还要分给邻居家。”我说:“现在正是吃螺蛳的好季节,那我拿些尝尝。”

我们知青户一共四人。我说:“那就给两碗吧。”关松伯转身进屋,取出一只搪瓷盆,装了半盆。我连忙说:“够了够了,多了吃不完,倒了可惜。”他一边装,一边叮嘱:“你把小的挑出来,留大的,小的倒回河浜里,让它们再长长。”我点头应着。

端着螺蛳往回走,关松伯又在身后嘱咐:“螺蛳屁股还没剪,剪好了用清水养着,到吃中饭时再炒,记得洗干净些。”我回头笑道:“知道了,谢谢您!”其实下乡前我在家里也做过螺蛳,对这套流程不陌生,可老人家这样周到,还是让人感动。

回到知青住的茅屋,我先挑出中等偏大的螺蛳,约摸两大碗,放进面盆;剩下的小螺蛳,就倒进边上的小浜里。剪螺蛳屁股的活儿不算轻巧,我找了把剪桑枝的桑剪,刀口利落,省力又快,没多久就全收拾好了。剪过的螺蛳生命力旺得很,一入清水,便沿着盆沿慢慢往上爬,不一会儿,盆边爬了密密一圈,看着怪有趣。

临近中饭,我先炒了一碗青菜,又把葱切成末,葱切成段,一切准备停当,这才开始炒螺蛳。灶膛里添上硬柴,火烧得旺,锅子烧烫后倒进菜籽油,待油温七八成热,将沥干水的螺蛳“哗”地倒进锅里,顿时腾起一股白烟。我握着锅铲不停翻炒,看准火候,淋上料酒,撒上姜末,加鲜酱油,再添少许冷水,盖上锅盖用猛火烧。等到汁水收得差不多,夹一颗尝了尝,不嫩不老,恰到好处。最后撒入葱段,搁少许味精,起锅装碗,足足有两大碗。

这时队里刚好收工,三个同伴一进屋,就闻到香味嚷起来:“有什么好小菜吃?”我说是前边关松伯送的青壳螺蛳。三人顿时眉开眼笑:“好啊,今天又开荤了!”我一边盛饭一边说:“我下午学校放假,待会儿再去后头吉良浜摸些螺蛳回来,养上两天再吃。”大家都说好。

午饭小休后,队长王春宝的出工哨声又吹响了,三个同伴随着队里的农民下地干活了。我拎了只木桶,走到屋后百米外的吉良浜。午后,暖洋洋的太阳照着水面,青壳螺蛳懒懒地趴在河边浅水处,伸手一摸就是一把。我弯着腰,沿浜边慢慢摸了个把钟头,桶里已有了大半桶。心想多了也吃不了,就拎着沉甸甸的木桶,美滋滋地往回走。到家也没闲着,我又拿了刮子去屋后的自留地里松土除草,准备晚饭的菜蔬。

回想那段下乡的日子,虽说苦些、累些,却很有意思,不仅磨炼了筋骨,也真正懂得了农民的辛劳。摸螺蛳不过是乡间生活里的一段小插曲,可真要写起农村的种种,那话可就长啦。

※食之味

## 柚之迷

■付玉华

校园东南角,有一棵柚子树,高大,四季常青。如今枝头竟还挂着几颗金黄的果子,在微热的夏风里晃荡。

我记得,这棵柚子树是去年春天开的花。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春风拂过,细雨润过,枝头便绽出一簇簇洁白的小花。花瓣像少女的裙摆,在风里轻轻摇曳,香气淡雅,若有若无。

花落之后,结出小指甲盖般的绿果,一颗颗藏在密叶间,像绿色的珍珠,俏皮又可爱。整个夏天,它们疯长,几乎一天一个样。先是圆卵般大小,渐渐盈握如拳,再长到敦实如瓜。

秋天一到,便长成了顶呱呱的大柚子,沉甸甸地坠着,把枝条都压弯了。有的已经是黄澄澄的,有的还半青半黄。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满树的柚子成了校园里的一道风景。

江南的冬天,不像北方那样银装素裹,极少下雪。柚子树依旧绿叶团团,生机不减。那些成熟的柚子挂在枝头,像一盏盏金黄的灯笼。树太高,我踮起脚尖也够不着,只能望柚兴叹。心里却总在担忧:寒冬萧瑟,万物沉寂,悬在枝头的这些大柚子,能不能安然度过漫长的冬夜?那满树绿叶,真能为它们遮风挡雨吗?寒假过后,再回校园,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树下探望。呀,柚子还在,颜色更黄了。许是无人问津,它们挂在枝头,自在悠闲。有几颗大概耐不住寂寞,滚落下来,正是“瓜熟蒂落”。大自然的馈赠,我满心欢喜地捡起来。

一股清香扑鼻而来,我忍不住尝了一口,微甜,润喉,但随即一丝苦味在舌尖漫开。我恍然大悟,这大概是苦柚吧,怪不得无人问津。可这苦中却有别样的韵味,尤其咽下之后,嘴里竟慢慢泛起回甘。先苦后甜,人生不也像这柚子吗?想到这里,我仿佛读懂了小时候学过的课文《苦柚》。

我突发奇想,若是把它做成柚子茶,或许会是一道美味的饮品。说干就干,我捡了几个带回家,小心翼翼地剥出柚子肉,放入杯中,用木杖轻捣,再用滤网滤掉筋、皮,加入一小勺蜂蜜和冷开水,搅拌均匀,一杯棒打鲜柚水就做好了。轻啜一口,淡淡的苦味夹杂着丝丝的香甜,真是别有风味。

从此我便爱上了它。从那以后,我路过树下,总要捡几颗落果,回家做柚子茶。生活就像这柚子,苦与甜交织在一起,才是最真实的滋味。

※江南韵

■吴凡

最近,禾城的几路公交车和几条街道上,都打出了公益广告“红船启航地 嘉兴醉江南”。忽一看见,生活了大半辈子,曾涉足过的每一寸嘉禾大地,包括本地的乌镇、西塘、盐官、濮院、新塍、王店、长安、沈荡……纷纷从记忆的椅角昏里跑出来。原来,我一直醉在“江南”。

年少时一年暮春,烟雨迷蒙。我跟住同村的外婆去小圩头走亲戚,快到娘姨家的竹园转角处,正遇到一个戴斗笠披蓑衣牵着水牛的老公公,外婆与他认识,寒暄后说着大人的话。上午与表弟疯过后,我暂时安静地坐在壁角头,邻居家的围墙顶下垂下来的一簇蔷薇花,正好成了好看的野景。

小弄堂深处的天井里,水珠子不时从屋檐“滴答”一下滴到芭蕉叶上,叶子点下头,弹出细碎的珍珠;婆婆拎着淘箩,从白墙黛瓦的石门框出来,沿着湿润的青石板路,笃悠悠地走到小桥边的河埠头;在她淘箩落水的瞬间,倒映在水中央的横斜竹扭扭弯弯,像孙悟空无声地收回本身,刚才还自在游动的小鱼“嗖”地不见了踪影;一条小木船从小港西头缓缓划来,挤起的平波里漂着三两片油菜花瓣,划过两岸临水河埠和小阁楼,船上人与婆婆招呼“淘米了”,又回答婆婆“晒去”后,径自向东而去。

别说这是水墨江南的丹青画,我可不懂国画、油画、版画,只知道那便是我的家园,我心里的江南。若非要问我江南的地理位置,对这个既清晰又模糊的问题,我只能尴尬地涨红了脸,实在说不上来。

一个洞庭湖,分出湖南与湖北;一条黄河,

※欢喜录

■禾尚

那天,我驱车前往动车港的东千亩荡拍鸟,无意中闯入一处堪称世外桃源的地方。这里紧挨着千亩荡,一个小小的村庄,几十户农家错落有致。家家户户庭院洁净,小径旁、竹林间,散养的鸡鸭自由自在地觅食、高啼;不远处,看家的土狗忠于职守地轻吠几声。眼前景象,颇有《桃花源记》里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,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”的韵味。村口立着一块铭牌,我停下车仔仔细一看,原来这里叫池湾。

正对着周遭景致赞叹感慨,忽然,眼前的树林间飞起一只漂亮的鸟儿。我定睛一看,竟是戴胜!大喜过望,我连忙端起相机,一路追踪拍摄。

戴胜的模样有些奇特,头顶一簇蓬起的冠羽,既漂亮又醒目。它的名字也由此而来,那冠羽好似古代妇女头上的方巾装饰,《诗经》里称这种方巾为“胜”。这鸟天生就像戴着“胜”,所以叫“戴胜”。

戴胜不仅模样好看,还是一夫一妻、忠贞爱情的象征。我们中国人视它为吉祥如意的鸟儿。其实戴胜并不罕见,我的许多摄影友都拍到过它。但对我来说,这是第一次与它如此近距离接触。而且这只戴胜胆子奇大,见人不惊,专心致志,大模大样地在树枝间啄食小虫,活像一个表演欲望旺盛的明星。我心里涌起一阵小小的激动,觉得今天运气真好,光线条件也十分合适。

拍到了戴胜,心情大好。我不由得再次细细打量这块“福地”。村口泊车的空地上,立着一块新建的石碑,上面刻着此处打捞“七佛柱”的经过。一看之下,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原来池湾很简单。在过去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年代,这里曾是大名鼎鼎的“池湾港”,地处黄金水道要冲,南至杭州、北达苏州的船只都要由此经过。早在北宋时期,这里就成了重要的水路驿站。到了清末民初的鼎盛时期,小小池湾街市繁华,俨然一座小镇。南北两条街精致考究,有长廊遮阳蔽雨,“晴时防日晒,

※人间事

■姚孝平

小区附近有家开了七八年的超市,规模不小,客流向来不错。可前阵子我去购物时,忽然觉得里面空荡荡的,肉类区和蔬菜区的摊位全撤了,两个收银员闲坐着,低头刷手机;门口的儿童摇摇椅亮着灯,却没人光顾。我心想,这超市怕是要紧关门吧。

没多久,超市门口多了一把转椅,一面大镜子,一张小桌子,旁边立着块牌子,写着:快剪10元。那是个理发摊,占地面积极小。摊主是个30来岁的小伙子,没生意时,就挤在小桌旁,跟对面的收银员聊天。

附近的理发店不多,普遍是洗剪吹30元的价位。对比超市下面卖五毛钱一个馒头的摊子前顾客成堆的情形,许多人对每一笔开销

## 醉在江南

有了河南与河北;一座太行山,隔成山东与山西;一座天山,形成南疆与北疆。秦岭与淮河一联手,更划出一道地理分界线,将中华大地分为南方与北方。线南线北,气候、植被、河流水量、农作物大不相同,饮食上南米北面,建筑上北雄南秀,语言上南软北硬。

我曾从嘉兴乘大巴去东北,在太阳岛小住半月,也曾信步在那拉提草原,行走在青藏高原,细看过野柳地质公园,真切体验过南北方的差异。总体上说,北方的景致是粗犷的,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;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;沙漠戈壁胡杨林,骆驼骏马白毛风;阳关雾凇、雪山草甸、黄土沟壑。稍一展开,那便是壮阔的北方,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,河流如银练静卧大地,一串脚印在齐膝的雪地上弯弯曲曲延伸到树林,谁家的原木窗台上放着几只冻梨;辽远的北方,翻涌着金浪般的牧草深处,羊群像游云漫过山坡,暮归的马蹄叩着大地,打着节拍,伴着马头琴的呜咽,飘向落霞橙红的天际;雄浑的北方,黄河经过九曲十八弯,切割出两岸的黄土峭壁、纵横沟壑,在壶口腾空化作漫天彩虹,激荡起磅礴的灵魂;苍凉的北方,“平沙莽莽黄入天”,听茫茫沙浪滔天,看落日沙海熔金,驼队剪影缓行,一串驼铃铃声。

就像金雕翱翔捕野兔、猎狗狼、吃岩羊,燕子翻飞捕蜻蜓、捉蜂蝶、吃叶蝉,习惯了小笼包、蹄丝面、清炖小炒的江南饮食,还真有点接受不了北方的豪放。那年,在松花江上,主人端出盛在搪瓷脸盆里的茄子鲫鱼汤,热情如腾腾翻滚的热气,我一闻这浓烈的鱼腥味,看着这清澈的汤水,迟迟伸不出手、张不开嘴……

当然,北方也是有“江南”的,最著名的大概要算宁夏黄河灌区,那里同样水网密布,稻

田连片、湖泊湿地众多。同样,南方也有“北方”,淮河穿越皖北,那里的文化、饮食、气候似乎更像“中原”,当地人也普遍认同自己是“北方人”。那年冬天,去广东中山,叩门,出来个年轻姑娘,一听说我要打听的人,立刻转身领我到另一扇门前说:“有个北方人找你。”那年夏天去哈尔滨,因不识路错走到人家后大门,怯生推开半扇,里面便有人问:“大兄弟,南方来的?找谁呢?”

这就是江南概念既清晰又模糊的所在,如同九寨沟里那些被称作“海子”的小湖小汉,京城里的金鳌玉蝾桥(今北海大桥)与蜈蚣桥将一条水道隔成三段,分别唤作北海、中海和南海。

江南的乡下,有黄鹂翠芦、稻田蛙鸣、鱼塘水牛、荷叶菱花、竹风湖波、扳罨鲫鱼、蚕娘采桑;江南的城里,有楼前红船、亭台丝竹、院角海棠、梅影窗帘、棹桥晓月、拱桥洞影、半水半城……这一切,总与精致、细腻、婉约、温润连在一起,是藏在心里的,刻在骨子里的,醉在梦里的。她,可以是清晨巷口的一碗阳春面,午后桥边的一杯碧螺春,傍晚家里窗台上亮起的一盏灯;可以是细雨里打开的油纸伞,绿柳枝轻拂的桃花瓣,古镇里流淌的小河;还可以是卖鱼郎帮你片好鱼片,卖西瓜小妹切好小块装进食盒,卖猪肉大汉为你裹好肉馅粽子。即便偶尔落一场雪,也是薄薄一层,像给白墙黛瓦盖了绒毯,映着河边绽放的梅花,透出千年文脉的风骨,蕴含百年惊雷的力量,惊出文人一行行愁诗。

我爱江南,也爱北方,不想知道江南精确的边界,也不想深究它的定义。只要想起那湿润的风,那潺潺的水,那带着笑意的脸,那深藏诗句的心,我便沉醉不愿醒来。

## 池湾寻“胜”记



□作者供图

雨天不湿鞋”,各类商铺多达50余家,可谓旷野乡村中一处小巧玲珑的街市。

如此,这里立有“七佛柱”便顺理成章了。所谓“七佛柱”,是一根七棱七面的石柱,被认为能镇水保太平、护佑往来船只平安。古代江南的不少港口、渡口都能见到它。

可以想见,昔日繁华热闹的“池湾港”,满街商贾小贩熙熙攘攘,叫卖声连成一片;往来行人提着篮子、夹着包裹,匆匆赶船。那根雕工精良的“七佛柱”默默伫立于岸边,既是候船码头的标志,也是祈祷祝福的图腾。远处千亩荡,船只往来,白帆点点;近岸芦苇摇曳,水鸟出没,雾霏茫茫。此情此景,真可谓一幅旧时江南水乡的经典画卷,一篇记叙湿润富足、锦绣江南的华彩文章。

历史的发展让黄金水道淡出了舞台,“池湾港”也被湮没于时代大潮之中。这种变化,是让人扼腕叹息,还是平添几分惆怅?所有的

过往,只能付与千亩荡上不息的波涛,以及远方天际的云卷云舒了。

2013年,规划建设“美丽乡村”,千亩荡东岸开始打造亲水平台。此时,村里的老支书想起了关于千亩荡的古老传说,想起不知何时被推倒、沉入湖中的“七佛柱”,于是组织寻找挖掘,终于让埋没在湖底淤泥中的“七佛柱”重见天日,也让“池湾”这个名字重新闪光。

当然,“四乡多鱼池,市河又弯曲”的池湾,作为黄金水道上关键节点的辉煌已成为过去。今天的池湾自有了新的历史使命,依托广袤浩瀚的千亩荡,城市“绿肺”的功能日益彰显。

典雅幽静的小小池湾,与其说它以天朗气清、水幽林密引来了吉祥如意的戴胜,不如说它本身就是一个“戴”上了江南之“胜”的美丽乡村。闲暇时身临其境,眼可观满目青翠、绿水波涛,心可受世外清雅、不落凡俗的洗涤,那真是一种人生清爽的舒畅啊。

## 超市里的快剪摊

都是精打细算的。10元就可理发,无疑吸引力十足,这个价格太美丽,现在小饭店炒盘豆腐干都不止这个价了。

开张没几天,理发摊前就挤满了人。快剪无需洗头,十来分钟就能完成一个。等待时,有的就顺便去超市买点生活用品。有的带着孩子去儿童摇摇椅玩,看见别人在理发,一摸头发,也脱口而出:“我也理一下。”

需求就这样慢慢被唤醒。理发摊的顾客越来越多,小伙子整天站着忙活,再没空和收银员闲聊;收银员也举着扫描枪,一刻不停。我后来去超市,有几次结账竟排了十来分钟的队。

自从有了这个快剪摊,我也成了固定顾客。以前,我一直去镇上快剪,15元。图方便、省钱,或许是人的天性。有一次理发时,小伙子对我说:“我以前开了一家理发店,房租一千多

元,旁边一家超市歇业后,人流量少了许多。这行竞争也大,生意不好做。现在的人消费喜欢比较,花钱都精打细算,而且各种信息也多。理发店干不下去了,我就搬到超市,变成个理发摊,反而省事,主打中年打工族,后来年轻人、孩子也不少。”我问起租金,他说:“一个月400块,不算多。超市反正空着也是空着,所以一拍即合。”

做生意,大有大的强项和难处,小有小的优势与困境。大与小,有时能互相支撑、抱团取暖。理发摊给超市带来了人流,超市则替理发摊省下房租、引来客源。

前两天,我去理发完,又顺手买了些鸡蛋。营业员告诉我,过几天肉类区和蔬菜区会有老板承包进来。我说,那挺好,到时候顾客一定更多,来一趟超市,理发、买菜、买日用品全能办齐,发挥了综合体的作用。